



骑着单车逛株洲

刘文清

真情

磨刀匠老张

肖日东

“磨剪子嘞，戥菜刀……”一阵悠长的吆喝声穿过蜿蜒曲折的小巷石板路，毫无顾忌地钻进每家每户的耳朵里。紧随这吆喝声出现的是一个中老年人，扛着一条细长板凳，肩上斜挎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镇上的人都叫他老张，一个与刀打了几十年交道的磨刀匠。

老张身材有些矮小，背有点微驼，头发稀疏花白。他那张脸犹如一张沟壑纵横的旧地图，深深的皱纹里似乎藏着无数的故事。双手布满老茧，手指粗壮而有力，关节处微微凸起，仿佛在诉说着多年磨刀的辛劳。那发白的蓝色工装上，一个大大的红色“奖”字依稀还能辨认，其他的伴着星星点点的磨痕和污渍都已模糊不清了。这一张穿在身上的“奖状”既见证着老张历经的风雨沧桑，也记录着小镇的烟火气。

老张把磨刀摊在这小巷的老井旁一摆，边上再支一张帆布躺椅，就算是出摊了。老井边上的那棵高大的香樟树枝叶繁茂，犹如一把巨大的绿伞，既为老张遮挡着炽热的阳光，也为他招揽了四面街坊的聊友。老张的磨刀工具虽然简单，但样样精致。一块粗磨石、一块细磨石、一把小锤子和几把不同型号的螺丝刀，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老张磨刀，那是一种视觉艺术的享受。要是来活了，他迅速地躺椅上起身，那双原本微闭着的眼睛顿时放着光。他欣喜地接过顾客送来的刀，眯着一只眼端详一番，仿佛要与这把刀“寒暄”几句。然后用右手拇指轻轻抚摸刀刃，感受着刀的锋利程度。接着，他熟练地把粗磨石固定在长板凳上，自己稳稳地一坐，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只见他先往磨刀石上洒上一些水，再把刀平放在磨石上，微微弯下腰，右手紧紧握住刀柄，左手轻轻按住刀背，开始有节奏地

推动刀身。一下一下，来来回回，粗磨石与刀相互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老张的眼神始终盯着刀面，专注而坚定，耳边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他似乎都听不见了，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他和这把刀了。

待磨出一些锋刃后，他再换上细磨石。这个时候，他的动作轻柔多了，就像在抚摸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小心翼翼地磨两下，再停下来试一下刀锋，生怕出一丝瑕疵。细磨石与刀刃的“窃窃私语”变得更加细腻绵长，那“沙沙”的声音，在小巷的空气中久久回荡，仿佛是一首古老而悠长的歌谣。

我问老张于这行多久了？老张一边磨着刀，一边“嘿嘿”地笑着：“从我父亲手上接过这磨刀摊已经三十多年了，磨刀石都不知道换了多少块了。”“现在大家都用各种品牌的不锈钢刀，很少有需要磨刀的吧？”老张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他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来，看着我说：“我当年就是靠着这手艺娶妻生子，养活了一大家子，现在这行业挣不了几个钱，我就是图个消遣，这磨刀手艺呀，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精神传承，好日子不就像是磨刀一样，一步一步打磨出来的吗？”

老张的话让我回味无穷。是啊，当我们的灵魂累得追不上拼搏的脚步时，还有谁记得曾经出发时的自己？过高的欲望往往是人生浮躁的导火线，守着这份古老的技艺和记忆，他的磨刀声，无论是晨曦初露还是晚披彩霞，总能安抚着镇上人们的心。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老张用他的磨刀石和双手，为人们磨出一把把锋利的刀，也用心守护着一份古老的技艺和记忆。他的磨刀声，无论是晨曦初露还是晚披彩霞，总能安抚着镇上人们的心。

生活家

退休去学葫芦丝

苏应纯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一个曾经自嘲没有音乐细胞的退休老人，踏上了学习葫芦丝之旅。这一切，始于公园里那几个姐妹悠扬的葫芦丝声。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漫步在公园的小径上。突然，一阵悠扬的乐声传入耳畔，那声音如同山涧清泉，让人心旷神怡。我顺着声音走去，发现几位姐妹正围坐在凉亭里，吹奏着葫芦丝。她们表情陶醉，仿佛与音乐融为一体。

我被这美妙的场景深深吸引，忍不住停下脚步，驻足聆听。一曲终了，我情不自禁地鼓掌称赞。姐妹们热情地邀请我加入她们的行列，我犹豫了一下，心想：都六十岁了，还能学成吗？但内心的渴望驱使我，最终选择尝试一下。

加入学习班后，我成了最勤奋的学生。每天早晨，当阳光洒进窗台，我便拿起葫芦丝，开始练习。我知道自己基础差，便从最简单的音阶开始，一点点积累。手指按孔、气息控制，每一个细节我都力求做到最好。几个月下来，我的手指磨出了茧子，但葫芦丝吹奏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

终于有一天，在姐妹们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在公园里演奏了一曲。那悠扬的葫芦丝声在空中回荡，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欣赏。当我吹完最后一个音符，掌声如潮水般涌来，姐妹们纷纷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老伴和儿子也对我刮目相看。

不久后，我报名参加社区组织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决定用葫芦丝为敬老院的老人们带去欢乐。那天，我带着葫芦丝，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敬老院。在宽敞的院子里，我给老人们演奏了几曲。音乐声中，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摇摆。

演奏结束后，老人们纷纷围了上来，拉着我的手表示感谢。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激动地说：“妹子，你的葫芦丝吹得太好听了，



让我们想起了年轻时的快乐时光。”临走时，他们依依不舍地嘱咐我常来，给他们吹吹葫芦丝。

回家的路上，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未想过，退休后偶然学到的这项技能，还能给老人们带来如此大的快乐，我深感自豪。从那以后，我更加频繁地参加志愿者活动，用葫芦丝为老人们带去欢乐。

学习葫芦丝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意义。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可以通过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丰富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素质。同时，我也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为他人带去快乐。

如今，我已不再是那个自嘲没有音乐细胞的退休老人。在葫芦丝的美妙旋律中，我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我是敬老院更老的老人们口中的“妹子”，我相信，只要心怀热爱，人生处处是舞台。

自行车又称单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株洲与全国各地一样，市民的主要出行工具非单车莫属。即便是作为共和国工业重镇的株洲，街上也难得到小轿车，偶尔从身边驶过的，最多的就是北京212、北京213吉普车，以及国产的上海牌小轿车，进口的伏尔加小轿车极少见，桑塔纳更是奢侈品、稀罕物。普通市民的出行，除了公交车，就是单车了。每个单位、每个宿舍，单车棚成了标配。当年，就连农村娶媳妇，单车都成了必备的“三大件”之一。由此可见单车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一)

刚刚参加工作来到株洲的我，自然也不甘落后，决心成为这千万单车大军中的一员。当时最豪华配置的永久、凤凰牌单车我不敢指望，最后用好不容易省吃俭用大半年积攒下来两百元，在建设百货商场通过同事老婆，“照顾性”地购买了一辆湘华机械厂的“松鹤”牌单车，也算是以实际行动支持本土品牌吧。我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把单车放在床边，宝贝似的守着、护着，生怕被人推走或是偷了去。每次骑行回来，都要为它打蜡上油，或是用清水抹擦干净。

当时的单车，如同现在的汽车一样，是要到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的，一本绿色的自行车行驶证，还要在单车龙头上、支架上打上钢印，你才能上路。有了这辆单车，我开启了骑着单车逛株洲的疯狂行程。两三年时间，差不多骑遍了市区所有的大街小巷。最远处，北到昭山，南达深口无线电厂，西至群丰镇龙山寺，东北抵达与浏阳交界的董家冲村。成家后，工作、生活压力骤增，有好些年把昔日的小伙伴束之高阁。直到最近，因为锻炼身体需要，再次想起了陪伴多年的老伙计。只是闲置在车库的旧单车早已锈迹斑斑，我于是乌枪换炮，买了一辆美利达山地自行车，重新开始了单车骑行。

今年中秋节日期间，一场秋雨过后，株洲气温降到了宜人的25摄氏度，空气也格外清新，我便在市区开始了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之旅……

(二)

30年前的骑行，东区(现荷塘区)湘华机械厂是首选之地。

那时没有导航，只能依靠路标指引方向。我从南区(现芦淞区)株董路出发，沿株董路、建设南路，过中心广场，再上新华西路、新华东路，一直往东骑行。我不知道湘华机械厂的生产和生活区不在一起。过了流芳园之后，我在郊区医院路口往东拐入了一条小道，上个小坡，才看到好些栋家属楼。我漫无目标地骑行，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东瞅瞅西瞧瞧。我想要看看屁股下骑着的“松鹤牌”单车，是怎么从这家企业生产出来的，遗憾的是我骑错了方向。我便将错就错，出了生活区继续往东骑行。放眼望去，视野之内全是农舍和庄稼、水塘，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与我老家农村并无二异。不经意间，抬头见到了一家“株洲汽车制造总厂”的标牌，一看厂门口的宣传橱窗，才知道这家企业居然还生产“坚盾”牌汽车。

从此后，我骑行在街道上便多了一个心眼，就是留意呼啸而过的汽车车流中有没有“坚盾”，果然没有让人失望。我不由感叹：株洲不仅生产火车、单车，还能生产汽车。工业城市，果然名不虚传！30年过去了，湘华机械厂生产区已不复存在，被开发成了高档的生活小区，而一条马路之隔的生活区仍然有老职工在这里生活。当年的“汽车总厂”成了金山工业园一角，如今，金山工业园内聚集了400多家企业，其中有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科能新材料、春华实业、宏达电子、飞鹿高新等企业为行业翘楚。园区一年创造生产总值170亿元，上交国家税收数千万元，安排了15000个劳动力就业。园区内紧张忙碌、井然有序，一派生机勃勃，车流物流，达江通海，成了荷塘区开放发展、推进现代化的主战场。

(三)

往南向，我骑行经过高家坳、中南摩托车大市场、株洲卫校，往里里墩南行。

想想当年，一个从湘南山区来到工业城市株洲，极少如此近距离接触火车的我，站在株醴路文萃桥上，目睹湘赣铁路从脚上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旅客与货物的火车奔向远方，感慨万千。多年之后，我还是沿着这条道路，去五里墩乡新庄村观看蔬菜的长势，与一帮驴友去五里墩村、关口村、百井村，欣赏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品尝农家乐，欢声笑语回荡在广阔的田野。而今，油菜花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厂房车间、校园宿舍，一条条通衢大道汇成路网，绿心公园凤凰山，笔直宽阔的枫溪大道、航空大道、机场大道、东城大道，以最短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将株洲和醴陵联在一起，道路两边各具特色的农家乐餐饮，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发展，富裕了农民的荷包。通用航空机场的系列游学、体验活动，让莘莘学子开阔了视野，为他们种下翱翔蓝天、报效

国家的理想。我骑行走进翔为通航公司，老伙计欧德清热情地接待了我。看着一字摆开的直升机，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回想刚刚过去的两年，因为工作关系，我与翔为公司多次合作，直升机闻令出战，先后征战数次山火，凯旋而归。翔为直升机还远赴外市外省，协助扑灭山火、抗洪抢险、应急救援，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四)

1992年，河西刚获批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辖于郊区的河西园艺场成为一个偌大的工地，大兴土木，开发犹酣。正在修建中的一纵一横的长江路、天台路，高低不平，崎岖难行，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

1994年6月17日下班后，我从河东骑行来到河西一同事家玩。因突降百年一遇的大暴雨，我被困于河西无法回去上班，只得用程控电话向工厂请假。当时洪灾的场景，至今想来仍是心有不甘。某日，烈日炎炎，我与三两个单身狗朋友一起，沿着河西湘江防洪大堤，在砂石杂草乱丛中往下游方向骑行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叫黄皮塘的地方。这是一家典型的农村院落，老乡唐杰是这家的女婿。我们在他家的菜园里摘菜、垂钓，吃土鸡土鸭塘鱼，不亦乐乎。返回时，我们不走回头路而另辟蹊径，我不慎跌落入一水塘(现天元区人民检察院)中，成了落汤鸡，引得骑行友们一阵哄笑。时隔30年之后，唐杰岳父家已住上安置房，老屋的具体位置日渐模糊，但大概位置我依然记得。而今，黄家大屋已经被征收收多年了，武广高铁从房屋旧址上凌空穿越而过，湘江防洪大堤经过整治，改造成了景色宜人的湘江风光带，成了人们散步休闲游乐的绝佳去处。在黄家大屋及更大范围的土地上，企业云集，道路规划整齐，生产、生活实现了低碳排放、节能环保，树木葱茏，花草醉人，宛如一个大花园。

园区内，北京汽车集团株洲分公司生产的北汽系列产品畅销全国；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生产的风电系列产品在业界独领风骚。这样的头部企业，在这里不胜枚举。此番骑行至此，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的周恩宇不无自豪地向我介绍，植根于此的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的制造基地覆盖湖南全境、宁夏中卫、内蒙古鄂尔多斯、广西百色、黑龙江佳木斯、黑龙江鸡西等地，在国内及世界各地有风电场207个，国内超过60%的风电整机安装了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同行业中独领风骚，吸引着世界和国内的同行、客户纷至沓来，参观学习。

30年前为城市人们提供水稻蔬菜鱼肉等农副产品的河西园艺场及周边乡村，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株洲市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

(五)

北区(现石峰区)是我骑行次数最少的地方。这儿以清水塘地区为代表，是国家在“一五”“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工业区，这里集中了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厂、湘江氮肥厂、株洲钢厂、株洲玻璃厂，以及塑料厂、农药厂、水泥厂、保险粉厂、特种包装厂等冶炼、化工、机械类企业上百家，烟囱高耸，机器轰鸣，污水横流。这些企业及企业员工，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把污染留给了自己。多年前，人们一提起清水塘，便“谈污色变”。因为严重污染，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株洲形象。无论是驾车还是骑行，往往是一经过湘江二桥，一股臭鸡蛋味扑面而来，令人窒息。

这一次，我通过二桥往清水塘骑行而来。沿着铜霞路、清霞路、建设北路骑行，过铁桥到果园路，然后返回到老清水乡政府、老化校、清石广场、湘天桥，再骑行上到建设北路直至五桥。沿途骑行所见，令我耳目一新，清水塘地区面貌换了新颜，与30年前相比，真是脱胎换骨。自打2018年底，清水塘地区200多家企业全部关停或搬迁后，当地便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展了水系、固废治理和土壤修复，曾经“黑乎乎、灰蒙蒙”的清水塘逐渐变得“绿油油、水灵灵”，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一举摘掉了“污染大户”的帽子。人们把老厂房改造为清水塘1956文化艺术空间，并建起了清水塘城市公园、清水塘广场、法治文化广场、清水塘大桥，市民在此尽情享受湘江美景、幸福生活。智能制造等新产业加速布局，三一能源装备基地、中车双碳园等项目的入驻，成为清水塘工业经济的“新地标”。让人欣喜的是，如今的清水塘地区，已经告别“污染之痛”，重现碧水蓝天绿树，一座生态科技产业新城正在老工业基地原址上拔节生长。

初来乍到之时，人生地不熟，骑行过程中免不了多有迷路，也是情有可原；而今我在株洲工作、生活30多年，绝对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株洲人”了，骑行过程中也竟多次迷路。毕竟，株洲这些年发展太快，变化太大了。当然，我这个“株洲人”心甘情愿迷路在她的发展中的变化里……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4年10月13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洁
美术编辑：刘珠昱
校对：贺天鸿

随笔

预付消费二三事

罗春娇

充值100送10元、充值200送30元，会员价35元(非会员价48元)，充值送大礼包……预付式消费已成为现代消费生活的一部分。大到孩子培训、小到餐饮店充值，这些年来，我经历的预付消费，可谓有惊喜也有惊吓。

“您好，最后一笔剩余学费退还给您……”今年9月1日，收到曹老师的最后一条退款信息，我赶紧给他回复了一个大大的赞。

时间回到三年前，孩子突发奇想要去学吉他，我对这方面情况知之甚少，根据就近原则，选择了离我们家最近的曹老师的工作室。当下支付了30个课时的费用4000多元。

孩子一开始学习热情挺高，但是去了几次就不愿意去了。老母亲一直希望孩子能重燃热情，但是拖了几个月还是没有进展。于是，我向曹老师提出了退款申请。不料，曹老师说，现在工作室运营艰难，暂时退不了款。我懵了，几个月前，工作室的教学活动不是还井然有序吗？

后面，我又催了几次，每次曹老师都说他挺难的，等他有钱他就退款给我。“有钱就退”这几个字让我认定这笔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不料，今年曹老师突然微信联系我，表示可以分期退款，每个月退还我500元。真是喜从天降！每月底收到他的退款时，我都想送曹老师一颗诚信之星。

除了吉他，我家娃的街舞、篮球培训也“烂尾”了。大宝不愿意去上的篮球课，想着二宝可以当“接盘侠”，结果一联系教练，发现报名的机构都没有了。课程被转到另外一家机构，二宝去了几次也不愿意去了。

“掏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之前刷视频看到一位爸爸陪孩子跳舞，结果自个成了练家子。我在想自己是不是也去培训机构锻炼锻炼，但是一想到自己的肢体协调能力就忍不住打起退堂鼓。几年前，自己办的健身年卡也是间歇性去了几次而已。预付消费的坑啊，为什么我踏进了一次又一次？

有时候想，预付消费要是如果有第三方进行资金监管就好了。这些年出入各个培训机构，我仅在天元区一家围棋培训机构看到了第三方对资金监管的信息。机构在宣传栏提示家长使用“校外培训家长端”App购买课程。家长签署电子合同并付费后，费用会直达培训机构资金监管银行账户。培训机构完成授课，再经家长在App确认后，监管银行才会将相应费用拨付至培训机构结算账户，实现“消拨同步，一课一消”。类似我们在某宝购物，顾客确认收货后，货款才会给到商家。真心希望这样的模式能积极推广，惠及老百姓。

